



映照时代的背影

——品读黄永玉《还有谁谁谁》

□ 胡胜盼

岁月。书中最近的文章写于5月，的确是在写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。翻开书页，穿过流年的罅隙，我们看到了前辈贤士鲜为人知的一面，他们是如此鲜活有趣，同时也看到了人性的幽微与深邃。个人命运的浮沉与历史岁月的动荡在寥寥数语间交织，最终叩问的是时代深处的荒诞。

黄永玉说：“有朝一日告别世界的时候我会说两个满意：一、有很多好心肠的朋友。二、自己是勤奋的人。”黄老之勤奋已毋庸赘言。那些“好心肠的朋友”自然是最吸人眼球的。“王世襄是一本又厚又老的大书，还没翻完你就老了。我根本谈不上了解他。他是座富矿，我的锄头太小了，加上时间短促，一切都来不及。”《只此一大家王世襄》生动诠释了什么叫“由衷折服”，他们的惺惺相惜令人深感震撼，高山流水的情义照拂是不可多见的绝绝风景。《让这段回忆抚慰我一切的忧伤》倾情书写黄家与香港《大公报》潘际桐、邹絮妮夫妇肝胆相照的60年情义。“唉，唉，铁柱你怎么一下子七十多了。”《迟到的眼泪》看似风平浪静，实则悲愤感慨满怀。哀萧铁柱之西去，更念其父萧乾之情深义重。

黄永玉，一个写过《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》的湘西汉子，似乎真的是没有忧愁的。然而，无愁并非无情，

无情未必真豪杰。《你家阿姨笑过吗？》里的曹阿姨经历了丧夫丧子之痛，但仍保有生活的希望。只是她好像不会笑了。有好事客人问：“你们家这个曹阿姨，怎么不见笑容？”黄永玉厉声作答：“你要是清楚她上半辈子的事，你都笑不出！”黄老的女儿黑妮每次回来都去看望曹阿姨，阿姨曾说：“可惜我老了，要不然去帮你们看家。”黄老接着写道：“这话说了就说了，听了就听了。现在想来，为什么不马上接她来呢？”这话读起来清清爽爽，仔细一回味，酸痛，酸痛。正如黄永玉自己点评曹阿姨的笑，“她懂得人生，她也笑，她笑得浅薄。她有幽默的根底……”他内心涌动的满腔热情也绝非是矫揉造作的浅薄，而是一个哲人对生命的厚重之爱。

在中国美术界，黄永玉无疑是泰山北斗级的人物，但在许多场合，他却不止一次说：“文学在我的生活里是排在第一的，第二是雕塑，第三是木刻，第四才是绘画。”“有三个人，文学上和我有关系，沈从文表叔，萧乾三哥，汪曾祺老兄……我开始写书了，怎么三位都离开人间了呢？文学上我失掉三位最服气的指导者。如果眼前三位都还活着，我的文学生涯就不会那么像一个流落尘世，无人有胆认领的百岁孤儿了。”黄永玉看重

着自己走上文学道路的沈从文、萧乾和汪曾祺，也看重自己“写作者”的身份。“一辈子见过郑振铎先生三次。我记得他，他忘记了我。就像小林一茶先生说的，这世界如露水般一样短暂。”《郑振铎先生》里，黄永玉就像是一个热衷于追星的小年轻，抱着鲜花任凭目光落寞地洒向远去明星的背影。正因为逐梦文学，在世间的爱好与丑恶、人生的幸福和苦难中，黄永玉也为自己建立起一种为生命立传的文学自觉。

最初看到书名《还有谁谁谁》，难免哑然失笑。老爷子实在是太好玩，大概也只有他能想得如此书名。直至读完全书，笑容从逐渐消退慢慢变成了凝固。“我坐在桌子边写这篇回忆，心里头没感觉话语已经说透。多少老友的影子从眼前走过，走在最后的一个是我。”黄永玉深广的忧伤浓缩在一本书里，向世人昭示一个生命的百年沧桑，一部人的命运影像，一种情感的热烈与寂寥。在这一场“还有谁谁谁”的问答游戏中，谜底似乎就在谜面：只是我我我。黄永玉记录下他们的真性情，就是在记录一种旷达自由的生活方式的消散，一种属于一代人的精神质地的隐逸，也袒露着一个忧伤而狂野、独立而自由的世纪之魂。书中不仅有文字、有插图，还有生命。

逆境处绽放诗词魅力

——读清代女词人贺双卿诗词

□ 吴婷芳

闲来无事，翻看史震林的《西青散记》，读来热泪盈眶。清代女词人贺双卿兰心蕙质，满腹才华，怎料才华耽于婚姻，红颜薄命，我内心充满惋惜。

贺双卿出身在世世代务农的蓬门小户，却极有灵慧之气，只是默听暗记，便可识文断字，写诗填词。《金坛县志》记载她：“小楷亦端妍，能于一桂叶写多心经。”可是谁又能想到，这样的一位才女，却被其叔父以三石谷子的价格卖给了目不识丁、生性暴躁的樵夫周大旺。她终日劳作，却仍不被善待。丈夫对她拳脚相向，婆婆对其恶语相加。她惶惶不可终日，抑郁成疾。无奈的贺双卿只好将满腔的幽怨倾注于诗词，或写于沙地之上，或写于叶片之上。诗词成了她心灵的“后花园”，写尽了她短暂一生的辛酸。

“汲水种瓜偏怒早，忍烟炊黍又嗔迟。日长酸透软腰支。”汲水种瓜，被怒骂做太早；烧好饭菜，又嫌弃太迟。哪怕自幼体弱，少干力气活的贺双卿日夜劳作不息，仍是遭受到无休止的辱骂与嫌弃。

“世间难吐只幽情，泪珠咽尽还生。手捻残花，无言倚屏。镜里相看自惊。瘦亭亭。春容不是，秋容不是，可是双卿。”贺双卿18岁出嫁，20岁身亡。在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下，愈显沧桑，越发消瘦，如同掉落的残花满地堆积，让人闻之落泪。

“午寒偏准，早疟意初来，碧衫添衬。”患上疟疾，丈夫不替她张罗医治，只能默默忍受，还得拖着孱弱的身体继续劳作，可叹家里竟无一人怜惜。终被疾病折磨得面黄肌瘦、憔悴不堪。后面就如她所料，有药也难医病症，一场疟疾就令她香消玉殒。贺双卿的一生如尘世间的一道浮萍，倏尔便隐没于苍海之中。

可即便是身陷樊笼，她也仍然笔耕不辍，以诗词诉衷肠。她以“病”入诗，以“农事”入诗，诗词极大程度上展现了她复杂而丰富的精神世界，是她的“后花园”。

虽没有鸟语花香、莺歌燕舞，没有和煦暖阳、脉脉温情，但是啾啾絮絮诉说家常中，有“谁还管，生生世世，夜夜朝朝”的哀怨，有“冷潮回，热潮谁问”的愤恨不平，有“断肠似似婢媚意，寸心里多少缠绵”的凄婉；有对孤雁飞得太远的担忧，有愿意把心爱的裙子典当补租的柔情，有向观音稽首想求得灵签的期盼。她在“后花园”中，以诗词为种子，种下心中无人言说的痛楚。

卿本佳人，奈何如昙花般一现而逝，但她留下来的“后花园”却闻名后世。赏山水以慰藉心灵，写诗文以安放尘心。徜徉于她的“后花园”，掬一捧同情泪的同时，对其“墨点无多泪点多”的诗词魅力赞叹不已，甚至禁不住浮想联翩，如果她生在名门望族，那她的人生是否会改写？



2023年6月13日，99岁的黄永玉因病逝世。6月底，他的最后一本新书散文集《还有谁谁谁》出版。此前，当编辑和美编把样书送到黄老手里时，他曾说：“这本书出来，我终于可以睡好觉了。”年近百岁，一切都已经是云淡风轻。读《还有谁谁谁》，一种千帆过尽自从容迎面而来。

故事易写，岁月难留。13篇回忆故友之文，组成了黄永玉的最后一部散文集。《还有谁谁谁》沿袭《比我老的老头》中个人回忆史的写作脉络，记述了与多位故人相遇相交的过往

俗世蕴含的诗意和美好

——读《平芜尽处是春山》有感

□ 彭忠富

书可以帮助你提高自己，发展自己。读到的知识属于你，获得的精神力量属于你。好书永远不会欺骗，永远是你可靠的朋友。在如今这个短视频和碎片化信息称雄的移动互联网时代，宗璞的谆谆告诫特别值得我们细细品味。

宗璞原名冯钟璞，是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之女，曾获得茅盾文学奖、全国优秀散文奖。作家孙犁评价说：“宗璞的文字明朗而含蓄，流畅而有余韵，于细腻之中，注意调节。每一句的组织，无文法的疏略，每一段的组织，无浪费或枝蔓。可以说字字锤炼，句句经营。”

宗璞最新出版的《平芜尽处是春山》分为“最是人间草木抚人心”等五辑，精选《紫藤萝瀑布》《丁香结》《花的话》《猫家》等数十篇经典散文作品。从宗璞的文字中，我们可以读出

山水画般的诗意，读懂她细腻的情感与积极的精神。

在宗璞的作品中，《心的嘱托》《哭小弟》等亲情类散文占据了很大比重，让读者感受到冯友兰一家人的人格魅力。在散文《花朝节的纪念》中，宗璞怀念母亲任载坤。在家里，三餐茶饭、四季衣裳等日常琐事大多由任载坤料理。宗璞说，母亲把一切都给了这个家，其散文母亲的才能绝不限于持家。在散文《三松堂断忆》中，宗璞回忆父亲冯友兰，记录下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完成的经过。在宗璞笔下，其父一生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很低，头脑都让哲学占据了，没有空隙再来考虑诸般琐事。

“从未见过开得这样盛的藤萝，只见一片辉煌的淡紫色，像一条瀑布，从空中垂下，不见其发端，也不见

其终极……”在散文《紫藤萝瀑布》中，宗璞对自己在街头围墙边见到的紫藤萝进行了大篇幅的铺陈描写。由这株盛开的紫藤萝花，宗璞想到“十多年前家门外也曾有过一大株紫藤萝”，经历了衰败乃至消亡后改种果树的过程。紫藤萝花已经成为时代境遇的某种象征或意象，这种隐喻式的表达在宗璞的文章中比比皆是，读来让人感到莫名的心酸，也会感到一丝欣慰。

追风赶月莫停留，平芜尽处是春山。宗璞认为，每一代人都有其必须面对的困境。我们需要在不断地被破坏的事物上，建造属于自己的美好，哪怕它是微小的，却代表着人无法被摧毁的意志。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，我们既然选择了远方，就不要停下脚步，而要风雨兼程，最终一定会抵达彼岸。



浇书与摊饭

□ 包光潜

读钱谦益的《赠星士》，被首句中的“浇书摊饭”难倒，难免脸红。好在网络发达，搜索即可。这要是放在从前，可能要翻检一大堆资料了，说不定还有可能与之擦肩而过。我一边浏览网页，一边窃笑，为古代文人的遣词感到由衷地钦佩。

陆游在《春晚村居杂赋绝句》之五中写道：“浇书满抱浮蛆瓮，摊饭横眠梦蝶床。”诗下自注：“东坡先生谓晨饮为浇书。”其实苏轼以晨饮为浇书是独家爱好。浇者，乃洒于地，以示祭奠。由此引申开去，便有了犒劳之义。浇书自然是用水来犒劳自己因读书而导致的辛苦。因此，苏轼所谓晨饮实为浇书的一种，午饮或晚饮也未尝不可，因人习惯而异。我不喜饮酒，以品茗为乐，每天早晨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便是烧水泡茶，不问其他，唯晨饮为快。有时候，伴以古琴曲，别有一番韵味，仿佛身体所有的窍门都被它们打通，处于松弛舒张状态，进而心情大佳。如果此刻有人约我出去走一走，那是万般不舍得的，实在非出去不可，也要急中饱饮两口，方才离去。长此以往，晨饮便成了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出差在外，虽有

诸多不便，我仍然坚持晨饮，实在限于条件不得已，浑身便不自在。

至于摊饭，古人谓之午睡，十分有趣。清代黄景仁在《午窗偶成》中写道：“门馆昼闲摊饭起，架头随意检书看。”那种懒散的样子，惬意的感受，跃然眼前，令人啧啧称羨。这大约是众多文人所追求的悠哉生活——随心所欲、散散淡淡、风风雅雅，不担什么风险。当然，这种摊饭（包括浇书）的境界是不适合有使命感的文人的。使命感强烈的人总是风风火火，一刻也不得闲，喝口茶也是泼泼洒洒的；如果真的累了，想午睡一会儿，也是生怕多耽误一秒钟。

我不是这类人，虽然对他们由衷地钦佩，但我打心底还是羡慕摊饭的主儿。这大约是缺什么便想什么，我年过五十，几乎没有午睡的习惯，风雅的摊饭与我无缘。不过我见过另一种原始的摊饭，暴食后肚皮胀，躺下来以期减缓饭食对肠胃的压迫感。我有一位小学同学，因饿得慌，曾跟别人打赌，说自己一餐能吃半盆的饭菜。虽然他最终赢了，但饭后难以站立和走动，躺在门板上哼哼唧唧了一天一夜，被大伙儿笑话自戕未遂。

书写世间如同盐一样的人

——读《雾中河》

□ 任芳

作的一个方向，实际上“雾水”这个地名出现得更早，十年以前就出现在我的小说里，只是逐渐确立它，是这几年来来的事。”作者在自觉地建构一个地理空间与文化空间，隐约地指向他曾经熟悉的生活之地——充满雾气与河流的西南河谷地带。但与其说“雾水”是他多次描摹、追忆的地方，不如说它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小说的背景素材，而成为一种象征和意象。

所有人物都被置身于于此，连同他们的悲欢，一样如雾气般潮湿、氤氲、多变，具有不确定性。隔着或浓或淡的雾气，我们能听到哭声，“哭声穿透雾气，往拱桥下游移动，抵达河水转弯的铁路桥时，变成了哀号”。《雾中河》的开篇，就给小说的人物奠定了一种灰暗的基调。李晔在《雾中河》中描摹的人物，正如同大地上的盐，他们艰涩而又日复一日地活着。他们的人生是咸涩的。

“雾水”展开的生活图景，在一个

个遭遇不幸的个体上展现。作者并没有用精细的结构去建造故事的大楼，而是呈现了生活本身，呈现了人的状态本身。澡堂里的男人，因为一点朦胧的情愫，失去了自己的存款，这笔存款包含了厂里赔付的手伤钱；裁缝店的女人，守着儿子，度过了无数个枯燥的白天和夜晚；陈阿姨在龙卷风来的那天，失去了自己的孩子；老三的小卖部前，有人离奇死亡……生活之流向我们每个人涌来。

作者在小说中，多采用第三人称叙事方式，仿佛自己就是那个亲历者。这里的人物，有冲突、有纠缠、有血缘、有依偎，有暴力也有意外，这里的人，有着自己的悲欢离合。作者专注地审视着他们不同的生命形态，看他们在自己的命运里沉浮。他们是时代的烟尘中，容易被淹没的一群人。

作家如导演般把自己固定在某一个机位的一个镜头前，缓缓移动，

带着读者观看前景、细节，看到人与“活着的事”，甚至把目光聚焦在现实生活中那些无法准确命名，甚至秘而不宣的部分。他们之中，大部分是单身的个体，老五失去了妻子和孩子，集美饭店的女人失去了父亲，《风过处》的女人失去了孩子……这些社会边缘人，普遍显示出一种孤独、空虚的生存处境。他们带着各自的生理创伤与心理创伤，面对复杂的生活，常常付出更大的生活代价。他们不反抗，甚至也不挣扎，每个人都承担着属于自己的命运。也由此，所有的文本都没有激烈冲突的情节。

在“雾水”，生活并不是甜的。苦辣酸甜，是人生的况味，他们有苦，也有辛酸，更多的是一种充斥着日常的“咸味”，那是属于生活本身的底色。《雾中河》中的人们，担着自己的命运活着，而活着本身就是生命的希望。



初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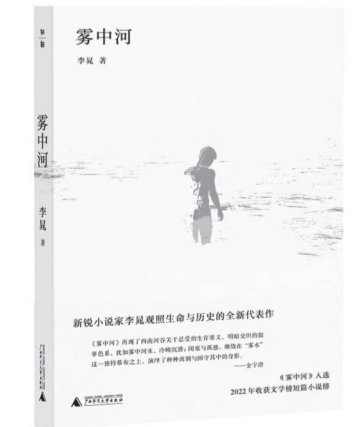
□ 吴晓波

晚秋对着镜子顾影自怜
一场蓄谋已久的巨变正在发生
立冬的快马，陈兵压境
北风当头，狠狠撕开秋天的口子
长驱直入，一举把全境占领

晚秋屈膝纳降，乖乖交出
枝头仅存的枯叶和浆果
太阳脸色苍白无力
夜晚，几颗小星星
簇拥着月亮啜泣

田野和村庄穿上冬衣
几只麻雀，用啾啾难听的乐声
向冬天献媚
记忆的小船，停在河中央
用力打捞着沉落水底的回忆

一场不大不小的雪
把大地裹得严严实密
小草暗自蓄力
只待一缕春风
将严寒击溃



《雾中河》是新锐作家李晔观察生命与历史的新小说集。他用简单、克制的语言，在他擅长的人性幽暗的地带展开叙事。

作为地理意象的“雾水”，这些年一直被作者反复书写：“‘雾水’这一系列的写作，是这六七年来我小说写